

院藏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 典藏源流

馮明珠

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舊題為南宋文人謝枋得（一二二六—一二八九）選註，經明代文人釋義與增和的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，為存世孤本，其稀罕珍貴，堪稱世間少見。

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源出於古代最為熟悉的蒙童教材「三百千」之中的《千家詩》。不同於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及《千字文》為幼童生活識字的基礎教材，《千家詩》是擇取唐、宋以來著名詩人作品中兼備文學與藝術者，是孕育兒童詩文能力及美感教育的最佳啟蒙教本。

家圖書館將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卷二以「複製」方式予以出版，該館版本目錄學專家李致忠先生撰〈跋〉以為推介，介紹此書「向被鑒定為明代中後期東宮太子讀本」，並極可能是宰相張居正（一五二五—一五八二）為六歲立為太子、十歲登基的萬曆皇帝（一五六二—一六二〇）所編之啟蒙教本。然而李教授此說受到同館研究員楊訥質疑，以〈何來「太子讀本」〉一文主張此書不過是當時坊間書商製作。作為擁有此書卷一的國立故宮博物院，在出版前夕，願意探本溯源，從纂輯流傳與風格比對兩方面，探討這部分藏兩岸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出自明代宮廷製作的可能性。

纂輯流傳

最早以《千家詩》為名的詩集，是南宋文人劉克莊（一一八七—一二六九）編纂的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》，二十二卷，收錄南北朝、唐、五代及宋人五七言絕律一千餘首，是以鑒賞觀點取捨詩作，與日

署名南宋謝枋得選註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，已知存世僅七絕與七律二卷，二冊。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院藏）典藏卷一上冊，收錄七言絕句七十二首，全書彩筆手繪，配圖五十五幅，圖旁錄有依韻增和詩六十八首。詩文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分門別類，擇取詞句淺近、易讀易記又兼具教育意義的詩句優先選錄。

全書沿用自宋、明以來建安地區刻書附圖慣用上圖下文版面設計，行格疏朗，朱絲欄框。下方詩文以端楷書寫，墨色黑亮飽滿；繪圖用色，

後常見的童蒙教本《千家詩》大為不同。

傳世較廣且被視為童蒙教本的《千家詩》，相傳是南宋末年謝枋得依據劉克莊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》選輯而成，這部署名謝枋得選註的《千家詩》，於元明以迄清初，在坊間極為盛行，書坊大量刻印，成為幼童必讀的詩學啟蒙讀本。然而，選註者果是宋人謝枋得嗎？根據清乾隆年間翟灝（？—一七八八）《通俗編》考證：

今村塾所謂《千家詩》者，上集七言絕八十餘首，下集七言律四十餘首，大半在後村選中，蓋據其本增刪之耳。故詩僅數十家，而仍以千家為名。下集綴明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，可知其增刪之者乃是明人。

翟灝所言村塾間流傳的《千家詩》，即謝枋得選註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七絕七律二卷本，並明確指出此書出自明人；近代學者王重民（一九〇二—一九七五）又發現詩文釋義中有明朝地名，更確認村塾間流傳的《千家詩》出於明人之手。

濃豔重彩，以天然礦物染料塗繪，歷久如新，雖經數百年未見絲毫褪色。最令人驚豔的是，圖繪中的人物與建築，皆精細有緻，衣紋邊緣常以泥金細細描繪，充分展現細膩精巧的工筆造詣與貴氣不凡的氣派意象；紙張採用加厚皮紙，堅韌耐翻。

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（以下稱北京本）卷二下冊七律本，版面形式與院藏本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卷一七絕本相同，內容亦相互連貫，顯然為同一套書。一九九八年十二月，北京中國國

再者，明人所輯《千家詩》隨著坊間盛行而傳入宮中，成為皇室或內廷孩童啟蒙教材也是可能的。據明萬曆宮人劉若愚（一五八四—一六二九）《酌中志》的記載：宮中挑選十歲上下童子進入內書堂讀書，授課所用教材，除《孝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及《四書》讀本外，《千家詩》也在其中；並指出內廷刊刻的《千家詩》「一本四十四頁」。也就是說明宮內書堂孩童啟蒙所用《千家詩》是刻印本，並非本文介紹的手繪本。然則，製作精細、雅緻華麗、濃墨重彩手繪本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究竟因何而作？是為太子啟蒙特別製作或出於坊間？再者，現分藏於海峽兩岸的二冊，究竟原為一冊或早已分為上下兩卷兩冊？要探究這些問題，或許可從這部書的典藏記錄與製作風格談起。

典藏記錄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卷一，原屬北平圖書館藏書。北平圖書館前身為清宣



圖一 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，平圖009591，舊題宋謝枋得選註，明朱絲欄鈔本。卷端及卷末鈐有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朱文方印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


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籌設的京師圖書館，因受學部管轄，故又稱學部圖書館。主要藏書以清內閣大庫、翰林院以及國子監舊籍為主，其後又徵得各省官府藏書及私家藏書。民國成立後，學部圖書館由教育部接管，於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八

月開館，由當時擔任監督的繆荃孫（一八四四—一九一九）編製了一部《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》；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江瀚（生卒不詳）再編《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》（附錄於《教育部編纂處月刊》第一卷第五冊）；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，夏曾佑（一八六三—一九二四）任圖書館館長時又編成《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》。在這三部書目中，均未見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著錄。換言之，不論是院藏卷一上冊七絕本，或



北京國圖所藏卷二下冊七律本，在民國五年以前尚未列入京師圖書館典藏。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，京師圖書館正式更名爲國立京師圖書館，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又更名國立北平圖書館，隔年與北海圖書館合併。到了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座落於天津街新館落成，開始整理二館所藏善本圖書，兩年後趙萬里先生（一九〇五—一九八〇）編成《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》，著錄有「明解增和千家詩註／宋謝枋得輯／明抄本／存一卷」，並與宋元舊刊、明版精刻及傳世孤罕之善本圖書同被編入甲庫。顯然當時趙萬里先生所見僅有一卷一冊。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，抗日戰爭爆發，北平圖書館將列於甲庫的善本圖書優先裝箱南運以避戰火。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，爲策安全，再精選一百零二箱約兩萬餘冊善本書籍運送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，至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始運返臺灣，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由教育部核定移藏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鞋裝短笛尋常事
誰願封侯謁聖明
增和
連日融和霽景天
無邊花柳艷山川
斷懷美景渾相得
豈學荒遊度少年
地之廣笛弄晚風三四聲言樂情之
舒歸來當黃昏而食飽飯不脫蓑衣
而卧于月明之中言其出有可樂入
有可安性分自有可適而與馳逐名
利者不
侔矣
題辭 無名氏
一園茅草亂蓬蓬 驀地燒天驀地空
爭似滿爐煨榾柮 慢騰騰地煖烘烘
釋義 驀猶忽起也。榾柮木根也。此因
祿山之亂故隱姓名而題辭上
言安史之黨騷擾四方如茅草之蓬
亂其虐缺克勢驀地可以燒天及靈
武之兵郭子儀有收復之捷則賊氣
敵又驀地而成虛空矣當時君子既
無氣勢之可使猶寒者爐中有短木
慢騰騰地云者雖遇大亂猶得以長
守其富貴而禍弗及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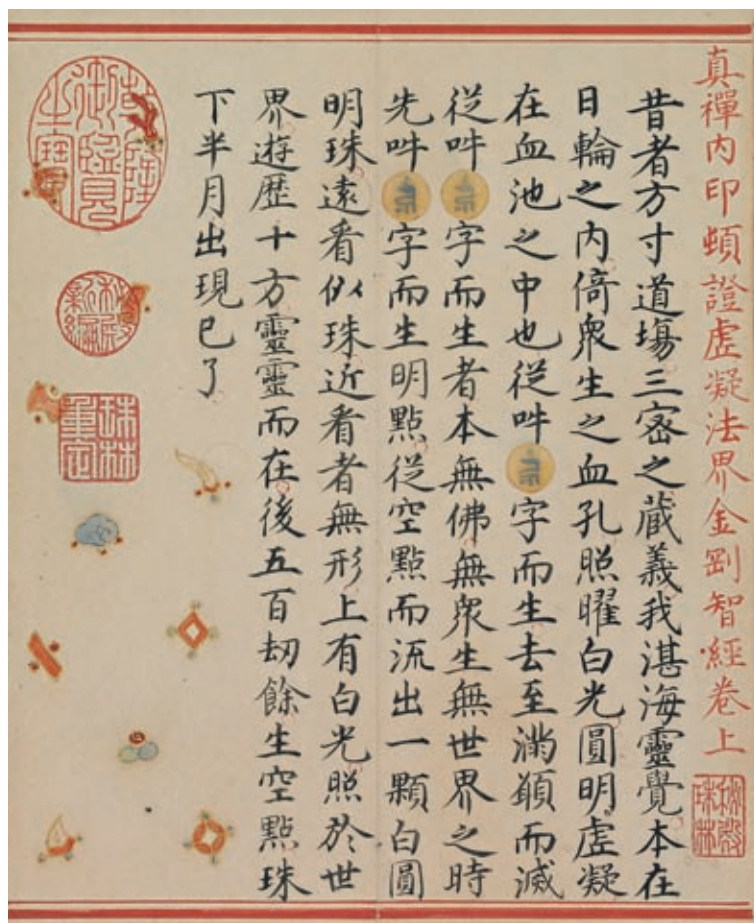
這批善本圖書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期間，王重民先生曾於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二—一九四七）整理編輯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，又留下對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的記錄：「是書後題卷一，當尚有卷二，似未完。」王重民所見與趙萬里編目記載不謀而合，說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是一本流傳有序，被版本目錄學界認爲它是一部與宋元舊籍等量齊觀的傳世孤本，列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甲庫，抗戰時期送往美國寄存。對照院藏此本卷端及卷末即鈐有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朱文方印。（圖一）

製作風格

根據上述著錄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卷一，於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出現在國立北平圖書館著錄時，即與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卷二下冊分開。院藏本藍皮包背裝潢封面，前後無序跋，版面爲明代內府習用朱絲欄框，上欄以圖繪表達詩意，濃墨重彩，精巧細

本《御製新集斷易精粹》，其彩繪風格也與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極類似。因此，從彩圖插畫風格論，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製作非但出於明宮也極可能出自宮廷畫師之手。然而明宮為何製作如此考究精美的兒童啟蒙讀物？是為皇子皇孫而備？若是，李致忠先生的推論便不無可能性了。

再者，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分明為明人所編，何以託名謝枋得選註？這或與謝氏為南宋愛國詩人有關。詩集中選有謝氏〈慶全庵桃花〉七絕一首，在作者名下註釋曰「宋忠節之臣」，俾使孩童讀詩時，得以知曉謝氏與元軍血戰之忠節義行。至若從今日校正過的《千家詩》來批判



圖三 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，明宣德三年（1428）。沈度寫本，商書繪圖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


圖四 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末葉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。轉錄自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3月第四次印刷本。



圖二 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緻：下欄以正楷書詩，端整嚴謹，雄渾勁力；視之紙、墨、顏料，均為上等用材，絕非普通坊肆得以製成。

此外，就書中插圖用色畫風，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風格調性極其類似，更令人矚目的是不論院藏本或北京本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，卷末補白處繪有佛教「優婆塞花、珊瑚、犀牙、環飾、錢銀」等珍寶（圖二），也與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補白圖案類似（圖三）。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是流傳有序的存世孤本，相傳為明宣德間（一四二六—一四三五）沈度（一三五七—一四三四？）寫經，宮廷畫家商喜（生卒不詳）繪圖，原藏於鍾粹宮，錄入乾隆年間所編《欽定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》。兩書圖繪風格既是如此相似，那麼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出自明代宮廷繪製的可能性便增高了許多。除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外，另一部原藏清宮昭仁殿，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成化間（一四六五—一四八七）彩繪

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中偶有訛誤、釋義不明、錯字剗補等事，不免失之過苛；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裡，不論是內府或坊間出版物，完全無訛，實難達至。

總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《明解增和千家詩註》卷一與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卷二（圖四）雖系出同套，但證之於可考的書目，它們的典藏命運卻有所不同。院藏本近八十年來在中華民國保護下，為躲避日軍戰火摧殘，歷經南遷、赴美，最後被政府接回臺灣，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此書編排雖仍依循明代坊間版式，然增和詩作以及製作水平，早已超出同時代民間其它繪寫本；加以在繪製風格上與流傳有序的明代宮廷繪寫本相同，推論其出自明中葉以迄明末宮廷文人及畫工之手，抑或為明末藩邸文人銜命而作，是極有可能。至於其製作與流傳仍有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仍有待發掘。

（本文由圖書文獻處同仁許麗婷整理資料，盧雪燕提供風格比對。）

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